



源於奧運
李漢源

香港能舉辦大型運動會嗎？

今屆杭州亞運會的規模從數字上看，共有56個比賽場館，31個訓練場，將會有來自亞洲45個國家及地區共一萬二千五百多名運動員參加，預計工作人員及志願者高達六萬人，從這些簡單數據大致就可以了解，舉辦一個大型綜合運動會一點都不簡單，其投入可以是十分龐大。

除了上述的比賽相關的硬件軟件外，住宿、交通、膳食等等這些都是組委會負責要去安排的項目；住宿方面，大會會安排選手村予參與運動員入住，選手村通常是新蓋建的當地住宅，有幾千個單位，運動會結束後就賣給當地居民，而供各地傳媒住宿的傳媒村也是一樣用一些新住宅，但不會像選手村般集中於一處，通常會分開三幾處，價錢亦會有所不同，例如近主媒體中心（MMC）的國際廣播中心（IBC）的傳媒村收費就會較貴，而與主媒體中心距離較遠的傳媒村則較便宜，不過，說較便宜其實也不盡然，例如即將來臨的2024年巴黎奧運，傳媒村每位每日收費170歐元，如果相較在巴黎奧運會期間傳媒自己安排住宿，目前收費則大約每天250歐元，相距其實不算大；即使如2000年悉尼奧運及2004年雅典奧運，大會在郊區山頭蓋建數千間木屋給傳媒入住，其收費也不便宜，所以有些傳媒團隊衡量過後，也未必會選擇居於傳媒村。

交通方面，其安排是最繁複的，在16天比賽期安排所有運動員準時

去到比賽場地比賽，所有運動員均需要用到專車，不可以與其他工作人員一同乘坐。杭州亞運有56個比賽場加上31個訓練場，單是要用多少輛旅遊巴士已經是一項大工程；除運動員外，傳媒的交通安排也是繁複，通常大會每天安排定時專車（半小時或1小時1班，24小時運作）到所有傳媒村或指定酒店接傳媒到達主媒體中心工作，而主媒體中心再安排定時專車去所有比賽場地，因傳媒回主媒體中心工作時間不一，筆者曾經多次一個人坐一架專車回主媒體中心或比賽場地。最經典是北京冬季奧運，該班由北京回香港的奧運專機，只有筆者一個人乘坐。

舉辦一個大型運動會，以上所講住宿、交通及未提及的膳食等，已經十分繁重，但對大會而言其實也是屬於小環節，只是冰山一角，還有種種安排未提，難怪要幾年時間去計劃去進行安排測試等工作。我們以傳媒電視台去轉播參與也覺得很複雜，如果是主辦者，就主媒體中心，已經比建立一間電視台大幾十倍，亞運會轉播電視台只得30至40間，而奧運會全世界轉播電視台接近200間，每一個電視台要求不一樣，如何去滿足他們需要也需要反反覆覆的事前溝通。

啟德體育城即將落成，體育界也期望香港在不久的將來能舉辦一個大型國際性綜合運動會，能力是有的，但需要很多人力物力資源才成。身為體育傳媒界，當然希望有機會成事啦！



方寸不亂
方芳

誤闖「圍方」

周日相約友人郊遊，由烏溪沙海邊漫步，步行至馬鞍山，海風吹拂，林蔭小道，享受大自然寧靜之美。

自從東鐵延伸到金鐘，港島的朋友與鐵路就更密切了，在金鐘搭乘東鐵線，需在紅磡站或大圍站轉屯馬線，才能到烏溪沙。就在大圍轉線那一刻，看時間尚早，欲出大圍舊墟走走，隨着人流出圍，在完全沒有準備下，竟然誤闖全港最新的商場「圍方」。

這下子不得了，人潮如鯽，踏上了「圍方」的扶手電梯，就有點後悔，因為開幕初期，商場還請來了歌手表演，人聲鼎沸，正值暑假兼周日，還是開幕只有幾天的全新商場，是否有點「擺苦嚟辛」？不過，既然誤闖了，也就闖它一闖吧。結果「圍方」的新和，明亮而流線型的設計，還是把人留住了。

商場除了購物、娛樂、餐飲元素，其他花款也頗多，有水簾幕，退役港鐵車卡零件、電子回收箱，而戶外平台休憩空間頗多，還有狗廁所，原來此商場可以攜同寵物進入哩。昔日大圍居民看電影，也要到沙田的商場，如今「圍方」的出現，應該是大圍居民新的一頁。從沒想過要到大圍消費的你，或許要改變觀念了。

再說「圍方」的地利，也是得天獨厚，它位於東鐵新界最南一站，從深圳來香港消費的旅客，如果選擇較近的綜合性商場，上水、大埔的商場規模或許未能滿足，沙田的新城市廣場也比較老齡，熟口熟面了，要追求同類檔次的，只有到九龍塘的又一城，但畢竟要進入市區了。

「圍方」的落成，可以攬納東鐵線的消費客，也能吸引屯馬線地域更廣泛的人流。熟悉屯馬線的人都知道，這條鐵路西起屯門、元朗，途經荃灣，圍繞九龍半島兜一圈，再向東伸延，向北到大圍，沿着吐露港東岸至烏溪沙，包攬大半个新界及九龍半島的客源。

「圍方」坐墮四方客，相信將成為新界旺丁旺財新商場。



翠神乾坤
連盈慧

曾經福島無良水

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；滴滴之水，同樣亦可危及百川，萬千噸數核污水可以稀釋，簡直癡人說夢，大概只有滿腦子生草的岸田才會相信吧，當然他未必相信，只是不外「強人相信」而已。說穿了無非為省成本，放棄專家建議價錢較昂的安全排核方法，才甘於押下國人的生命作賭注，反正岸田眼中，日本民族自古以來流行自殺，並不視生命為可貴，自然更不會理會殃及太平洋的池魚。

害人害己排放核污水，縱使明知日後對未來自然世界有長遠的影響，難以估計發生的後果也就在所不惜了，岸田此舉，與日本二戰對鄰國傷害的嚴重程度同出一轍；岸田，還不是日本另一千古罪人！

太平洋日後飄流過福島核污水，你說全球海洋生態怎不會破壞；福島十都縣海產之外，其餘「池魚」，間接遭此大劫，必然難免亦受害。

本港禁止福島十都縣海產進口後，記者日前在多間日式超市發現多款日本海產標籤含糊，並無詳細註明正確產地，僅以「日本產」交代了事，只有其中某些產品，才勉強依法

另在不顯眼處印有製於東京細號字樣，所有東京產品，多年前已知影響健康，日本政府早就終止內銷，叮囑國人不要進食，明知有害，卻大量出口外銷，可見其心地之可詭。

其實日本水質出現問題後，近兩年產品質素亦不如前，單是曾經驕絕一時的巨峰提子，品質漸漸也給不同國家趕上；刺身美在刺身刀操切時「顏值」之美，卻不知換上片切廣東脆肉鮫魚，美得更加迷人，雖然今日任何刺身都不宜生食，火鍋試味，肯定還是脆鮫穩拿冠軍。

哈日幫未必就此戒絕日本產品，遊日期間為「悼念」十都縣，可能回港前還狂嚙一頓最勁的福島海鮮，而又破天荒狂購十都縣手信，可別忘記那大包往視為健康之寶的海鹽出自今日東京水。謹記平安不是福島之福呀！



◆永遠不會令人有美麗聯想的畫面。作者供圖



獨家風采
呂書練

但願堅持下去

今年9月9日，就是香港《文匯報》創刊75周年，編輯間，可否寫篇相關文章。乍聽，可寫的很多，卻不知如何下手。

記得當時的《采風》版編輯陳海韻致電來說：「《文匯報》專欄版要改革，想找一批香港新生代作家專寫專欄。」當時的《文匯報》文化版和副刊有一批「八零後」編採人員，人手也較充足，內容頗豐富，人文色彩濃郁，頗受行家關注。

不算年輕的我被年輕的編輯們歸類為「青年作家」，逗得我直開心，很爽快就答應下來。5位新作者合開一個專欄，每人一周一篇，各有主題分工，記得鄭政恆寫文學，湯兆祺寫日本，我則主力寫流行文化和女性等。

我的第一篇專欄稿是《李連杰的情》（2008年1月14日）。當時，陳可辛的電影《投名狀》很火，李連杰擔任男主角，難得演出文戲，並表現甚佳，被預測有機會問鼎當屆金像獎影帝寶座，我則乾脆說「非他莫屬了」。因為我在當時的《信報》的「專訪專欄」中訪問了陳可辛，認真真地看了該片兩次，陳可辛坦承，功夫巨星出身的李連杰在文戲方面的表現出乎導演意料之外。

3個月後，《投名狀》果然成為金像獎大贏家，李連杰摘取帝冠，我居然也高興了一陣子。結果，一寫就15年，佔了《文匯報》75年中五分之一日子，也是我的專欄寫作中最長的。其間因故斷過幾次稿，但基本都能按時出文。當然要感謝各編輯包容和寬容。

但我跟《文匯報》的淵源卻不止這15年。因為先父生前是《文匯報》讀者，早年家中長期訂閱，我自然而然成為讀者，較關注副刊和國際版。人文色彩濃厚，很講究文字之美，印象中，香港報業公會多次的「最佳標題獎」皆由《文匯報》奪得，諸如「先煮別家年飯後後嘗自家團圓味」等。近年在版面設計上更別出心裁。我前些年教編輯課程時，就經常拿《文匯報》版面做實例跟學生解說。

在紙媒式微，甚至一早被預言會消失的年代，香港還有一份具75年歷史的報紙，大家認真真地做，也是一份對歷史和傳統文化的承擔。「上網」是無可逆轉的潮流，《文匯報》也早有內容豐富的網上版。但作為紙媒過來人，我希望她能堅持下去，至少繼續保留報紙版式，印下PDF形式上載網絡，讀者即使聞不到「墨香」，至少可以賞心悅目。



百家廊
韋佐

在蘿村，品嚐千年時光的味道

抵達蘿村已是6月9日的日暮時分。這座古村落及千年古荔枝樹，彼時已隱入塵煙。

入住蘿村益興堂的深夜裏，我在想：明天能否看到千年古荔枝樹，能否嘗到古荔枝？所謂千年，該不會是一種虛指？就像李太白的飛流，其實哪有三千尺。樹活千年，還能結果？就像人類，都老耄之年了，仍是新生嬰兒父母？似乎不太可能。

次日清晨，我約上同住蘿村的農業研究員劉白兄——他擅寫舊體詩，會看風水，也會看農作物以外的草木本木。先到村邊轉悠。沿着迷宮似的舊村巷往外走。雞鳴狗吠聲零落。紅耳鴨叫聲歡快而嘹亮。空氣中飄盪着久遠了的稻香和果子因腐敗而發酵的淡淡酒香。

走出三四百米遠，一道渠水從腳下嘩嘩地流淌着。劉白兄抬眼看山，說蘿村坐落於大容山餘脈，水是山溪水。再往前走，幾株20多米高的老樹已斜立於村道上頭。樹上大半綠葉，小半深紅的荔枝果。頭一次看到那麼高大的荔枝樹，又還結着許多果實，心裏不由一陣欣然。低頭時，卻見一地的荔枝落果，零零散散的。有的已被路過的電動車或小車碾碎。好可惜。樹太高，結了果，採摘可不容易，是否因此而只能任其墜落？

再往前的小岔路邊，長着一片古荔枝樹，三四十棵，距離民房最近。最粗壯的一個人無法環抱；較小的胸徑也在50厘米上下。樹身或布滿濃重的青苔，或攀爬着一條條精緻的藤蔓；有的則附着岩石質感的深灰，像時光合成的混凝土。劉白兄道，這些樹樹齡在四百年上下了。四百年已堪稱古樹，按說每一棵樹都該由林業部門掛上胸牌一樣的「身份證」，但沒掛上。在蘿村，難道它們還不夠格擁有那塊胸牌？

古木森森。頓時讓人感覺氣韻肅穆——那

是屬於時光的肅穆。我靜靜地打量着每一棵樹，像要從中分辨出它們的歲數。不過，在時光面前，人類就像孫子似的，根本無法跟一棵古樹去比較長幼或尊卑。

聽得出眾鳥奔馳，聚散，從一棵樹頂飛到另一棵樹頂。牠們恣意喧嚷，恣意啄食荔枝果，享受不盡的盛宴。沒有誰去驅逐牠們。牠們早已是古荔枝樹的主人。我想，在蘿村，在古荔枝樹成熟的時節，做一隻鳥多麼幸福，做一隻松鼠或一隻果子狸也是幸福的。

落果同時又是昆蟲的早餐。低頭時，發現三五隻馬蜂貼着地面，從一枚落果騰挪到一枚落果上，用精緻的「吸管」吸食。一地落果有半個月前的，幾天前，幾小時前的，幾分鐘前的，甚至幾秒鐘前的。止住腳步，就聽到果子撲擊着地的聲音。人間荔枝落。繼續佇立，準會有一兩顆荔枝掉落在你的頭上或肩上。我俯身拾起一枚剛剛着地的果子，吹去塵土，然後剝開果皮，輕輕咬開，酸酸甜甜的。那就是時光的味道吧。

「吃了這枚果子，權當我活過了400歲。」我在心裏自語。

「你們兩位過來吧，去雲山寺看看！」不遠處有人在呼喚。我們再循村道，經數百米，切近雲山寺。寺門無鎖。寺內矗立着3棵古荔枝樹，均為20多米高。湊近樹下，看到每一棵樹樹身掛上同樣年份的胸牌：六百年。移步數百米，我們好像從400歲活到了600歲。

寺內，兩名七旬阿婆在清掃。塵埃極少，所掃的大半是落果、小半是落葉。這些落果要比剛才那片森林裏的光鮮許多。看着老人忙着，我們幾個就近找來掃帚，和阿婆一起掃地。我們當中有光着腦門的兩兄弟，此時更像掃地僧。掃畢，阿婆給我們找來兩支長竹竿，說你們自己採果子吧。

竹竿尾端開有叉，可從半空絞斷荔枝果的

會拿出十多萬元給同事透過一些遊戲而獲取獎金。

除此之外，每一個部門也會穿上一個衣服特色主題，一起裝模作樣參加台慶晚宴。而剛剛舉行完的台慶晚宴，我的部門的衣服主題就是近期非常受歡迎的一套荷里活電影《Barbie芭比》。最初知道要選從這個主題去選購衣服也有點困難，因為以男生來說，對芭比這個娃娃應該沒有太大興趣，只是覺得一個漂亮的美女，身上穿着不同的衣服，但實際在角色裏面的男主角又沒有很特別的特色。但身邊的朋友得知我需要找尋這些服飾之後，提議我模仿男主角穿着黑色禮服，戴上芭比的主題粉紅顏色髮夾及腰環，再配上一個假的金髮，感覺也不錯，所以在台慶當晚，有很多同事跟我合照。

其實無論什麼日子都好，找尋一個值得慶祝的時間，大家一起慶祝一下，我們可以憑着這些紀念日去印證自己的歲月。再次祝香港《文匯報》75周年生日快樂。



◆穿上正裝分外醒神。作者供圖